

夢裏乾坤

(本文插圖刊第8、145頁)

靈異傳奇外一章

●徐 櫻 (旅美女作家)

念佛見光英靈不昧

科學昌明的今日世界，誰要是說神道鬼，都像足危言聳聽。但是誰要有親人過世，或多或少，都不免會有些玄妙的感應和現象。信與不信是別人的事。甚至於可以說是巧合，或者是迷信，這都不必去研究它。夫婿李方桂兄過世已四年多了，屢次的顯應，我現在都把它記下來。也許不久的將來，會有什麼科學的解釋。這些顯應最奇怪的是，並非我作夢，而是萬里以外的朋友作夢，但與我處的事情配合，豈非奇哉怪事？

羅錦堂是夏威夷大學文學系的教授，是方桂的高足。他夫妻倆都從我們度曲，關係頗為親密。錦堂除教詞曲以外，還精於佛經，曾在馬尼拉大學講經。也在夏威夷設壇。並能為人圓夢及解釋懺文等等，他是個頗有夙慧的人。所以朋友之間閒談，他對於前因後果，過去未來，都很有的一些說辭。至於是否完全參透玄機，那就要因人而論了。羅君的數次夢境，使我非常驚奇！這也可說是他的道行，和雙方的緣份吧！

一九八七年八月廿八日方桂逝世的頭七，羅錦堂給我打電話來說他夢見方桂了，說方桂向他

再三致謝！謝得他十分惶恐。他自問近來沒給方桂作一點什麼事，何以如此謝他？他要問我一個究竟。我說：「我明白了。」自方桂一得病，嚇得人少魂失魄，一向也沒有念經的訓練。在他住醫院時，錦堂曾打電話來，是大女林德接聽的。錦堂教方桂念經。林德說她父親說話已不太清楚，何能念經？錦堂說你可以寫「阿彌陀佛」四個大字，讓他看着，他心裏就會念了。自有好處。林德將信將疑，也沒寫，可把這話告訴我了。我從那天起，一到醫院在他身邊就念經。直到他臨終時，我同培德都握着他的雙手，高誦「阿彌陀佛」。

「寄女孫穗芳多年前就跟我說人在臨逝前，在他身旁誦經。能除一切苦，西去途程平安。我早已知道，但臨時已憂嚇的糊塗了，誰還記得念經？經錦堂一提，這才想起念經，若是在天國真有那麼大的好處，那方桂是要向錦堂再三道謝的了。而且我第一天念經的那晚是住在醫院他的病榻旁的。方桂說他看見「火」我校正他說是「光」吧？他點頭。又說有「人」我說是「神」吧？他又點頭。我問他是「阿彌陀佛麼？釋迦牟尼麼？他都搖頭。我問到是觀音菩薩麼？他連連點頭。並且重複說了兩聲：「兒子，兒子，Peter Peter

！」奇怪的是，自他染病，從來都不叫人。而那晚忽然大呼「兒子，Peter」。我告訴他說，兒子明天就來了。我心裏想，兒子來侍疾就會好起來，誰知他是叫兒子來送終的。傷哉痛哉！這是他過世以前一星期的事。

睡衣換新往見老友

錦堂又說方桂夢中出現時好像穿的不太整齊。像是灰兮兮的一個半長不短舊大褂子。我一想，這不分明是醫院給病人穿的睡衣麼？過世後三天大殮時的衣服已經得不到了，故夢裏出現是穿醫院睡袍。因此在七七時，我曾焚化金銀紙幣，並且買到冥衣一同焚化了。兩天以後，白慧真是我們夏威夷的曲友，也算是我們的徒弟。白君也是皈依佛法的人。打電話來說：「夢見方桂師笑嘻嘻的。穿着一身唐裝，極其合身瀟灑。可是我從來也沒看見過李先生穿唐裝啊；因為我知道你們來美國多年，根本也許都沒有那種短衫長褲了吧。」並且強調說他穿了一雙圓口白底黑摺的中國布鞋。說起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可又不能不信，因為是我在韓國百貨店買的紅紙包袱。裏面正是包着一套短衫長褲，同一雙圓口白底黑幫的

中國鞋。白慧貞遠在夏威夷，我焚化的什麼衣服

，她怎麼知道？實在是不可思議。我並未告訴她焚化衣服，更不用說唐裝西裝。一九八八新年時，羅錦堂電話裏拜年，他說：「真奇怪昨夜夢中又見到李先生了。他穿了嶄新的西服，還打了紅領帶。他說你給他念經，還念了好多白字，他說着時直笑！您從幾時起開始念經了？我怎麼不知道，你是念白字嗎？」老天吶！說起來又是怪事。方桂的高足丁邦新君在香港時，我托他給買了兩套西服冥衣，一付紙麻將牌，同金銀錫箔。在他百日時焚化的。他真的穿上了。自他過世後百日內我每天誦經。以後每星期日一早，我到靈灰停放的教堂裏獻花念經。我沒拜過師傅，心經，觀音菩薩普門品都好念，但是地藏菩薩本願經真的怪字可多了，我可不是就讀了白字了麼？而千里迢迢錦堂又由他口中說出，豈非靈異？

向人訴苦沒供花生

舊曆新年錦堂夫人曉雲去辦年菜，看見一種方桂愛吃的蘿蔔乾一陣心酸，心想若老師在日，一定大批的買來孝敬，因為這種蘿蔔乾不常有。現在有貨而人何處？夜間方桂竟來入夢。並且向她說：「你師母多日也不給我點心花生吃。」曉雲電話中告訴我。這又奇了。方桂一向喜吃花生。培德也喜吃花生。（我那時正在培德處。）每次一買來花生，我們都先供一盤在他像前。這次買一包五磅裝的，多日沒有新買的，所以多日沒供花生。他竟向別人訴苦。是巧合，還是有靈，隨你怎樣想吧。錦堂拜年的電話中又提到方桂忽

然和他討論語言學以及好多字的讀法有差異等。

（見下面羅信）

李師母：茲另奉上改寫之「敬悼方桂師」詩一首，請指教！最近又夢見李先生，神情愉快，為我解說「娛，愉，慰」三字之讀音不同，蓋「慰」字，北方人讀音與「娛」「愉」同，不讀為「味」音。又言「娛」不可讀為「誤」……諸如此類，已記不清。蓋我非讀語言學者。不知李先生何以與我論此？百思不解也！不一，頌頌年安。錦堂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是賀舊曆新年的信。）此外還有張惠英一封信，也足以參考，這信多一神奇事，錦堂十分詫異，何以會同他討論該文字問題。原來培德因教學，作索引，培德的助教，北京來的王平和我三個人和幾本字典每日在他的供桌前討論發音各有不同的問題同正確的讀法。此時此地他又向羅托夢了。羅說方桂提出好多字的特別讀法，可惜他夢醒後不復記憶。並且愉快的告訴羅說家中之事，仍由我管理，這不待言。但我意料中是否我每日在他像前燃蠟焚香，每日飲食也供一二色。不知是否指此而言。也不必參詳了。後有張惠美來信也可解釋。

萬里迢迢來去自由

一天羅錦堂又有電話來說方桂又急急的出現。狀很愉快。說他很忙，也很自由，隨時到那去都十分方便。說完匆匆而去。羅說他不大懂，方桂為什麼匆匆的來，又急急的去了。既然來去自由，又何需那麼忙忙叨叨的呢？我說：「錦堂，兩者我都有解釋。第一，昨天是他的週年忌辰。

我上供，獻花，焚金銀。所以他急急一現，就是讓咱們大家都知道他已來享。「來去自由」是為我每次過十三街口時，若是駕着車子，我必向着椅子的行人坐椅上注目一下。若是步行，我必繞着椅子走三圈。口中必禱告說：「方桂！你現在一定走的快了吧？不必再坐在椅子上等我再走十分鐘回來和你同走了吧？」這是以以前陪他散步時的中間站，他坐着少息的。培德家門前散步處也有一個中間站。我每次走過，也必要禱告一番。所以他說到那裏去都方便。這讓我想得到他現在一定不像以前步履蹣跚。是讓我知道啊！因為我和羅君有默契。他一有夢就向我報告。多半的時候都和我方舉動有呼應。而迢迢萬里，我作什麼羅君何以都能知道呢？並且言之確切，豈非怪事？

一九六二年秋，我和方桂發生小不愉快事。那年三哥道鄰正來我家小住。我曾向他訴苦。三哥笑着勸我說：「方桂是何等樣人？你何必介意！況且家裡坐着個大舅子，他為什麼不在外頭和女弟子們多消遙一會兒？總比回家陪太太和大舅子吃飯有意思一些吧！」三哥善於辭令。他最會「息事寧人」他雖如此說。我知他不是「由衷之話」。因我若和方桂有矛盾，他當然會偏於我的話。此話我當然了解他的苦心。一笑也就把此事揭過去了。事隔多年。羅錦堂竟在夢中見到三哥和方桂對坐談笑。三哥說：「那時我因此事對你確有點兒不高興，現在想起，是多麼的滑稽？」說完了二人附掌大笑！羅錦堂既不明白其因何事而起的誤會，又從未會見過三哥。夢中他只覺得三哥是很瀟灑的人。兩人談笑，神情至為愉快！

羅錦堂又一信云：

李師母：送你們走後的次日，晚飯後散步時，偶成一七絕。效隨函奉上，請指教。您與林德匆匆來去。崑曲會居然相聚兩次，乃多年來難得之勝會，何時再來，翹首以待也。勿此順頌恭安！

錦堂拜，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

夢方桂師

音容如舊倍相親。示我傳言入夢頻。

話到生平無一妄。泉臺信有百年人。

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羅錦堂未定草。

現形現影還會現聲

九〇年四月某日，把紀念方桂文三篇改寫臆清，以便發表，碰巧林德的好友朱保雍來為中報索稿。我說正有一篇短稿要寄臺北發表。她說你給我吧，中報接觸面廣。以後再寫，再寄臺北。我說：「最近的將來，我不打算寫短稿了。旅行回來，我要集中精神時間給方桂寫個傳記了。」第二天羅君電話來說方桂又在夢中出現。說他很歡喜，聽說有人要給他寫傳記，別忘了提他七個學生，彷彿說此七人之中三人在中國，三人在臺灣，一人在美國，姓名則沒說。他的學生甚多而誰是這其中的七人呢？此事頗費推敲了。他平日常提到的有丁聲樹、馬學良、張琨、丁邦新、柯蔚南、Badman、Propin、董同和、龔煌城、李壬癸等。將來他再明示才好，不明示也無所謂。主要是此事又過於神奇！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林德為舊曆八十賤辰設宴慶祝。早晨忽然像似有人提醒我查一下約會記事本。翻開一看，原來八點

鐘有醫生例檢之約。不及早餐，飛奔而去。

九十三歲的麥親家太太打電話早來祝壽，接電話人說：「哈囉！我姓李，這是李教授家。」「我可以和徐櫻說話麼？」「她不在家。」「今天不是有宴會麼？她什麼時候回來？」「她很快就回來。」「她到那裏去？」「她到醫院去了。」「啊呀！她有什麼病？」「不知道。」此人和麥太太有問有答，清清楚楚。而我一大早到醫院，誰都不知道。晚間會面時麥太太說：「把我急壞了。你怎麼病了？怎麼一大早到醫院去了？」「你怎麼知道我到醫院去了？」「你家客人接電話說的。」「我家現在沒有客人，一個人也沒有啊！雖然我家時常有客人，但是今天却沒有人。這分明是方桂回家來給我祝壽了啊！」麥太太說電話時，一點兒也沒覺驚奇，當晚提起時，在座的客人無不毛髮悚然！此年此日，出此不可思議之事。這叫我怎麼能不隨時隨地都想念同仰慕他呢？悲痛之餘，我也以他不離身旁呵護而增安全感！多謝多謝！又有一天看門人電話叫上來，說有人來拜訪我。說他聽不太明白，不敢放進。叫我下樓接見。我下去一看，原來是密宗大師林雲來了。我立刻請他上樓。忽看電話上留話的信號上打開燈了。我拿起聽筒一接，有男士聲音呼叫：「林雲！林雲！」那時可巧李光讓夫婦都坐在電話旁邊。我抱怨他倆為何有電話不接聽？他倆說他們根本沒離開屋子，電話鈴一聲也沒有響。林雲也過來接聽，還是那麼叫他兩聲。林雲立刻在他像前作法致敬。他說這是方桂師知他來訪，所以自動在電話裏留話了！怪哉怪事！以前的過世的人

，有時現影、現形，現在居然可以現聲說電話！實在是令人難以置信，但是事實俱在，又令人不能不信！我曾和錦堂討論方桂既然是如此的聖念我，那他為什麼不向我直接顯靈而每次都要假手第三者呢？錦堂的解釋是：「第一我的道行淺，陽氣還盛。向我顯靈於我不利。第二是，我無時無地都在想他，即或在我夢中出現，還不是都歸於『夢是心頭想』的老話，何以能證明他在冥冥中都知道我一舉一動呢？」這個說法我同我的兒女們都想不出比這話再較為合理的看法了。

代人償債也有意見

我有甲乙二位朋友，甲君用了乙君的錢合夥買房子，蝕了本，無法歸還。但是甲君知道乙君的情形不能除錢，又一時無錢還她，向我討論。我說：「大家都是朋友，你既然有其它債務，一時周轉不靈。而又很罪念她，也是好心。那麼我先代你墊上，等你經濟一旦好轉再還給我怎樣？」甲君當然十分願意了。自從一九八五年到現在六年於茲。甲君也沒能够全部償還給我。

最近羅錦堂又夢見方桂說：「我太太要代甲君還乙君的錢，我根本反對，我也不高興。」確是實情，他當時是十分反對而且因我還是作了此事，他是很不高興。可是他反對同不高興之事，我從未向任何人說過，更沒向羅錦堂說過。豈不是神怪矣哉？

到今日為止，我把這三四年的種種神奇事都記載下來，且看他日能否得到某種科學的解釋。現在就算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吧！

徐櫻「夢裡乾坤」插圖（文見104頁）

①作者徐櫻民國廿二年的照相。

②作者夫婦家居留影。

③作者（右二）與友人及兒子合影。





徐櫻「夢裡乾坤」插圖（文見104頁）

①作者徐櫻（左）與夫婿李方桂博士（右）新婚時合影。

②一九五六年時作者夫婦初次返台，在台北留影。

③作者（前左二）與親友敘餐時留影。

